

倾听着的自我

●个人成长、社会变迁与形而上学的终结

〔美〕大卫·M·列文 著
程志民 金郭建平 译
程志民 译校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本书得到原书作者列文教授授权翻译出版

本书根据伦敦罗特利奇出版1989年版译出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我倾听着

●个人成长、社会变迁与形而上学的终结

〔美〕大卫·M·列文 著
程志民 金令平 译
孙晶民 郭建平 译校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4 号

倾听着的自我

——个人成长、社会变迁与形而上学的终结

〔美〕大卫·M·列文 著

程志民 哈 菲 金 令 译
孙 晶 郭建平

程志民 译校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七二二六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0.5 印张 4 插页 240 千字

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5419-6890-0/G·6079

定 价:19.8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东四路 18 号 邮编:710005 电话:7441663

THE LISTENING SELF

Personal growth, social
change and the closure of
metaphysics

DAVID MICHAEL LEVI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1989



1947年10月14日，查克·易格（CHuck Yeager）驾驶的飞机的速度超过了音速，正是在这一天，和追随他的我们一起，他打破了声音的障碍。写作本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这个领域中学习查克·易格的榜样；也是为了一代人而写的：这代人同样以打破其他障碍——古老的仇恨、非人的不公正的障碍，分裂朋友和自我的障碍而骄傲。

献给欧根·金得林
障碍的克服者

中文版前言

这里，译成中文的本书乃是3卷本的《形成中的知性体》(The Emerging Body of Understanding)一书的第3卷。虽然我本人不懂中文，但我还是非常高兴有机会同中国人民进行交流。因为尽管我们之间存在着许多文化差别，但是，我们毕竟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呼吸着同样的空气，饮用同样的水，吃着同一个地球养育的水果和蔬菜，而且在同一个星球上长眠。尽管我们之间差别很大，我们还是分享着有关生与死、善和恶、疾病和健康，欢乐和痛苦的知识。因此，如果我们尽力互相交流，那么，一个我们共有的知性体就会出现，它不仅会丰富我们个人的生活，而且会丰富我们各自的文化。

过去的25年，我的全部著作都以某些问题为指南。这些问题中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个体的人类潜能问题，即个体的自我实现，自我发展，以及自我完善的问题。什么是我们的潜能？它怎样才能被实现？在“实现”这个词的双重含义上，我认为，这些问题并不仅与个人相关，因为个体化过程和社会化过程是不可分离的。换言之，个体化过程始终是在社会关系之中进行的。因此，有必要考虑社会关系不同的相关联系是如何影响个体化过程的，当然，首先要考虑这种联系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是积极的还是消极

的。因此，同样有必要考虑各种不同的个体化过程是如何——而且在将来可能——促使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发生各种变化的。这些变化可能会促进并加速人类潜能的合乎需要的实现。这个问题的逻辑自然而然地把我们引向这样的问题：对社会和文化进行系统的阐述和批评。在这方面，我关于自我实现、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个人潜能的思想同时就成为关于社会 and 文化的批评理论的试金石。

目前，由于关于人的潜能和人的能力成长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庞大和困难的问题，因此我主要限于探究知觉和感觉的问题。关于作为可以实现和发展的潜能的我们的知觉和感觉的实现、发展和完善这一问题，西方哲学家在其著作中很少涉及过。对于我来说，我们的这种潜能从批判角度来看，不仅可以起到社会和文化批判的试金石作用，而且从建设性角度来说，可以起到乌托邦的和解放思想及实践的试金石作用。许多西方哲学家研究过感觉和知觉，但是，这些哲学家大多数只考虑了它们的实际作用，回答“它们是什么？”和“它们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并没有把它们作为能力，作为不断前进、发展的过程来理解，因此没有根据潜在和现实之间的区别来理解它们，潜在和现实之间的区别是亚里士多德首先引入西方哲学的。

我关于知觉和感觉的思想尤其是，或至少是直接受了下面这些人的影响：尼采（肯定智慧、天生的善和人体美、承认在肉体中存在着一一种已在发挥作用的固有的道德，而且富有说服力地阐述了他关于超出善和恶的道德观）；马克思（他的早期著作《经济学和哲学手稿》把他关于人道主义的观点和发展我们的感官和感觉所固有的人类的真正潜能的任务结合在一起了）；马尔库塞（我的老师之一，他的《爱欲和文明》运用一种批判的弗洛伊德心理

分析观点详尽阐述了一种激进的人道主义观)；杜威(分享了马克思的观点并详尽地加以发挥，马克思只是简单地论及了教育哲学和学习过程的问题)；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明确地表述了“此在(Dasein)”的最独特的在的潜能(potentiality-for-being)，而且他把存在问题所暗示的观点作为一种向我们提出挑战的方法，以便实现这种潜能)，最后是梅洛·庞蒂(他的知觉现象学阐述了一种内在的潜能，他本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点，而且并不知怎样去运用它)。

同时，我还受到下面这些人的有关论述的巨大影响：柏拉图在《法律篇》中关于教育的论述(特别是他关于如何训练、教育和培养身体的论述)；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关于美德和道德品质形成的论述；斯宾诺莎的论述(据我所知，至今还没有哲学家试图评论这种论述)；精神和肉体(身心)的相互关系意味着善和对上帝的理智的爱需要一种和精神的发展相当的肉体的发展；休谟对感性在形成善的品质过程中的作用的正确评价；卢梭多少有点相似的对感性的正确评价，以及他承认伴随着关于伦理，道德和政治的论述更需要一种教育哲学；康德关于启蒙运动乃是一个哲学规划的论述；本杰明对儿童迷人的想象中的乌托邦潜能的赞赏，以及他对在知觉和回忆中的爆发性的，批判的潜能的赞赏；麦克斯·豪克海默和希奥多·阿多诺对于批判的社会理论的贡献；哈贝马斯对启蒙运动的遗产的修补(特别是他关于一种主体际性的、推论的合理的论述，以及他关于道德发展，社会化和个体化之间的关系的论述)，福科关于致力于关心自我的诸方法的那种实践的历史论述。

但是，这里我乐于承认还有其他的東西影响了我的著作。本书读者也许会发现我受到很大影响(这种影响虽然很间接，很隐

晦)的是,我努力过一种智慧的生活,信奉印度教,佛教和道教的深奥的宗教和哲学学说。最后,我特别得益于我阅读的关于其他文化的人种史著作,尤其是关于北美和南美的土著部落文化中的神秘的精神学说和实践的著作。直到最近,西方哲学家还愚蠢地认为这种文化是“原始的”,而且以一种粗野蔑视的态度对待它们。

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著作特别适合译成中文,因为和许多其他西方哲学家不同,我努力超越我自己的文化限制,以便从其他文化的经验中学习人的潜能。我已经从中国文化学到了许多东西:它的中医,对自然的鉴赏,它关于实践智慧的学说。

本书所提出的这种知性体是一种拥有各种经验能力——一种知性能力,例如感情能力、感性能力——的知性体。我认为把这些能力结合起来的最好的方法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所规定的解释学的现象学方法,我把这种方法叫作“现象学的”方法,这是因为它和我们的经验有关,正像我们实际上生活在它之中那样,而且它尊重这种经验的现实。我还把这种方法叫作“解释学的”方法,因为它努力使我们经验的内在向度变成外在的向度。

现在,我认为现象学并不只是一种方法,它也是一种实践,一种关心自我的实践。这就是说,对于认真实践现象的个人来说,它将是真正治疗学的方法。毋庸置疑,这就假定了现象学的马已经从先验形而上学的车上解了下来,摆脱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而去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即如果存在外部世界,那么我们关于这个外部世界的知识何以可能?

在本书中,现象学并不提供任何形而上学的议事日程,它只是一种研究我们的经验的方法。(但是,我在这里必须指出:在这

方面存在着某种复杂情况，因为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经验是有组织的，即我们的经验有一种内在的向度，潜能的向度，许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因而对某种经验——例如，谈论我倒一杯酒并拿到嘴边的动作，或者谈论我看陌生人的方式——作一种广泛的现象学探讨可以阐明这种经验的一个向度，而这是某些人至今决没有经历过的，优秀的现象学著作在这方面能使人们加深、丰富和发展他们的经验）。

就像我实践了现象学那样，从实践上看，现象学具有道德和政治作用——实际上，它不仅是一种道德和政治实践，而且它是一种固有的促进解放和启蒙过程的实践。这是因为它（而且只有它）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使我们掌握一种尊重一切经验——不管这种经验是我们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现实的原则。因此，它意指一种以互相承认和尊重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团体。对于建立一种以公正和平等为基础的多数民主来说，这种尊重是十分必要的。此外，以这种方式和这种意识实践现象学时，可以说，可以更激进地赋予现象学以力量。换言之，承认并肯定个人的经验——或者就此而言，整个集团的人（比如说妇女、非州人、美洲人，或同性恋者）的经验——本来而且独立地就是解放，因为这种承认和肯定可以使个人或团体摆脱社会所强加的经验的含义，即对经验的解释。这种解释并不是来自被压制的个人或有问题团体，而是来自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集团。

正如我所实践的那样，现象学是一种唤起意识的活动。从解释学角度来看，这种现象学的作用乃是引发出我们经验中的内在潜能并促进我们意识的发展。正是这种解释学的功能不仅批判地（或者说诊断学地）而且乌托邦地（或者说解放地和启蒙地）把对存在的意向性给予了我这本现象学著作。因此，在我最近出版的

这部三部曲中，我的方法是——在每部著作中——都从诊断我们的日常经验开始，运用解释学的现象学的方法和规则阐明这种经验（或这种生活方式）所固有的和产生的痛苦。例如，在《开放的视觉》中，我说明我们的视觉是植根于呐喊中的，而痛苦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这样的事实：正如我们的视觉已经发展成一种自私自利的观看方式——这种方式是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文化所鼓舞的那种明显的主客体关系构成的——那样，我们的视觉已经丧失了其和感受经验的那部分身体的联系，而且在这种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我们再也不会为我们所看到的東西所触动、感动。在明确地阐述了这种病理学（这里人们可能说，这是弗洛伊德的牙慧，即这是日常经验和生活的社会心理病理学）之后，我接着试图阐明对于不同的存在方式和不同的生活方式来说在我们经验中固有的内在潜能。

我深信，如果读者真地实施现象学，那么，你们一定能在自己的经验中发现这种潜能，而且会在其他关于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著作中重新找到这种潜能。

在本书中我证明了：听是一种拥有解放、自我实现和自我发展的潜在能力，而且可以认为这种潜能的实现，发展和完美乃是一种关心自我的实践。于是，我所研究的就是听的实践，这种实践关心的是通过展现在其听的感觉和知觉能力中的内在的潜能来体现自我。由于听本身不仅是一种个人的存在，而且是一种社会的存在，因此我还探讨了我们的听的能力的发展如何可以引起社会的变迁——这种发展作为一种自我实践如何可以改进交往的过程，因而有利于理性的普遍运用和意志形成的政治过程，而这都是议会民主的核心内容。如果作为社会合理性的本质的社会公正依赖于我们的言论自由，那么社会公正同样依赖于我们听觉的道

德品格。

这里，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发现道德责任心植根于我们身体的反应能力之中，换言之，植根于我们的反应能力之中的这种责任心确实是道德品质的核心，而且是可以发展的东西，道德教育的任务必须包括通过适当的过程和社会化实践来认真培养这种能力。

最后，就西方形而上学而言，我的主张是：1. 就西方历史发展而言——这种历史至少同样是由资本主义力量（一种个人主义文化，技术和工艺制度的工具理性）和启蒙运动过程所推动的——最先从“什么是存在？”的讨论开始的形而上学（“什么是存在？”这个问题可以译成中国哲学的“什么是道”）已逐渐不再理会潜藏在这个问题中的精神要求；2. 形而上学不再思考存在的开放性可能被听成我们的听力的听力场的能动的开放性已经关闭了；3. 我们的听力的实现、发展和完善——可以通过自我的实践来获得，这种实践包括关心自我，包括影响其更开放的听的方式的能力——可以改变这种历史；4. 这种更开放的听的方式乃是一种不干扰听的方式，一种公开的沉默，这种沉默让我们遇到的存在，以及还有这些存在在其中被遇到的场，简简单单地保持原样；5. 我提出的这种可以称之为道的方式的听的方式，对于生活在地球上的大大小小的一切有感觉的生物来说乃是一种较好的生活方式之一。

我热切地希望，我的这本书有助于加强东西方人民之间的交往。

大卫·列文

1993年8月

致 谢

在思考如何完成这本书的过程中，有两种人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在所有其他人之前，我特别要感谢我的兄弟罗杰·列文和我的朋友欧根·金得林。我们之间多年以来的无数次谈话使我一再避免了可怕的混乱、怀疑、武断的肯定和沮丧，因为我正致力于明确表达那种我试图以现象学语言加以描述的经验，这种经验对具体性而言可能是真实可信的，而且当我和我的哲学传统继续对话的时候，我深深感到这种经验的丰富多采。这里所说的我的哲学传统乃是指数世纪以来由笛卡尔牛顿范式所统治的，而且由大家一致同意的被证实的原则所组织起来的一种学说，这种原则倾向于系统地排斥或压制我在本书中所坚持的这种经验。

我还要感谢我的父母给予我的鼓舞，他们为我的写作工作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而且在倾听我给他们朗读的篇章时，提出了一些刺激思索的问题。

大卫·伍德不仅阅读了本书，而且阅读了本书的姐妹篇。我对他的审读工作表示衷心感谢。在这里，我非常乐于承认他的审读十分细心，非常有助于我更准确地表述我的思想。

西北大学给了我许多必需的支持，提供了非常慷慨的资助，以便支付各种研究经费的款项，以及完成我的计划所需的大量自由

支配的时间，我非常感激这种帮助。

最后，我要向我的同事托玛斯·麦卡锡致谢，因为他对本书第五章进行了评论并提出了修改建议。

我要感谢 A·E·诺普出版公司允许我重印三行引自《秋天的朝霞》的诗。这首诗发表在《瓦来士·斯蒂芬斯诗选》一书中，作者是瓦来士·斯蒂芬斯。

我感谢德哈马出版公司允许我重印朗陈彼的《使我们自由自在的风景宜人的大草原》中论回声的一大段原文。

查理·E·梅里尔出版公司允许重印对卡尔·罗杰斯的《学习自由》所作的摘录。该书 1983 年修定版：《为 80 年代学习自由》。

公开的对话

精神活动……每一种精神活动都会由于不同的肉体感觉而得出自己的隐喻……因此，从一开始，在正统哲学中就是根据视觉来思考思维的……视觉的重要地位深深扎根在希腊语言中，因此深深扎根在我们的概念语言中，以致于我们很少发现对它的任何考虑，好像在万物之中它已经十分明显地受到重视似的……[但是]，如果人们认识到，和其他感官不同，视觉很容易就把外部世界关在外面，而且如果人们考查一下大众喜欢倾听其故事的盲吟游诗人的早期观念，那么，人们可能奇怪为什么听觉并没有发展成思想的主要隐喻。

阿伦特《精神生活》第 110—111 页

一切都会传到耳朵里，你能够用耳朵听到我说的一切。

德里达《他人的耳朵》第 4 页

今天群众的退化在于他们无法听到用他们自己的耳朵听不到的东西，无法触及用他们自己的手不能理解的东西。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第 36 页

今天，批判的思想……要求支持剩余的自由，要求支持真正人道主义的倾向。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第Ⅹ页

知识乃是人道主义的……并不是因为它是关于人的产品，而是因为它的的确解放了人的理智和人的同情心。

杜威《民主和教育》第 230 页

因为这是人本主义：思索和关怀男人是人性的而不是非人性的。

海德格尔《关于人本主义的信》

引自《海德格尔基本著作选》第

199～200 页

几乎无法想象一个高级社会没有精神化和内在化的过程。

霍克海默《利己主义和解放运动》第 190 页

思索那超过我们自己的肉体器官的完美性。

莱布尼兹《人类理智新论》第三卷第 6 章第 307 页

但是，我们确实知道存在意味着什么吗？如果我们打算注意嗅觉、视觉和听觉，那么我们只能接近问题。

海德格尔《论赫拉克利特》1966年～1967年第19页

在高级中学里讲授哲学，抽象形式首先刻不容缓地是首要关心的问题，青年人必须抛弃看和听，必须摆脱具体现象，必须退回到灵魂的黑夜，而且必须学会在这个新水平上去看。

黑格尔《书信集》第280页

显然，对于能够听的人来说，疯子正在寻找上帝，因为他跟在上帝后面大喊大叫。在这里，一个能思索的人真地从内心里在大喊大叫吗？而我们的思想的耳朵，它仍然没有听见这种喊叫吗？只要它没有开始去思想，那它就将拒绝去听这种喊叫。只有在我们终于知道：许多世纪以来受到颂扬的理性乃是思维的最傲慢的敌人时，思想才会开始。

海德格尔《关于技术的问题和其他论文》第112页

在历史的转折点，只靠沉思是无法解决面对人类感官这一任务的。

本杰明《解释：论文和反思》第242页

只有通过客观地展开的人的本质存在的丰富性，人的主观感